

彭懿
幻想馆

湖怪

彭懿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湖 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怪/彭懿著.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2.6
(“妖湖怪谈”系列丛书)
ISBN 7-5324-4928-9

I. 湖... II. 彭...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767 号

湖 怪

彭 懿 著
安玉民 插图
张 雷 封面图
倪基民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侯强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5 插页 2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79,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11,000

网址: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jcph@jcph.com

ISBN7-5324-4928-9/I·1951(J·) 定价:12.00 元

作者介绍



彭懿……彭懿当然不是上面这位了，上面这位是一只锹甲。

彭懿不是锹甲，锹甲是昆虫。

但是彭懿坚持说，这只锹甲就是他的自画像。

嘿嘿，不是他人长得像一只锹甲，头上还长着两把剪刀一样的上颚（其实，他挺渴望自己长得像一只武装到牙齿的锹甲的。你说，那样的话，谁还敢欺负他啊），是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只锹甲。

他从小就喜欢画锹甲，总是把它们画成一个个幻想中的怪物。他那望子成龙的老父看花了眼，以为又一个天才毕加索要冉冉升起了，于是，便带着他，敲开了一位大画家的门。可是对方只看了一眼，就把他给推了出来：“孩子，求求您，别再画了，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已经够多了。”你以为他的画家梦就此夭折了？没有。这句话激怒了他，他开始更加疯狂地画锹甲了。最后，奇迹还真的发生了，因为他画的锹甲太逼真了，被几千公

里之外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昆虫专业知道了，竟然破格录取了他。

这下，他可以画一辈子锹甲了。

可是毕业第二天，他就发现，他不想对着锹甲的标本画一辈子的锹甲了。那不是他的梦想，他还是更愿意画幻想中的锹甲，更愿意把它们写成一个个幻想故事……就这样，他慢慢地成了一位幻想小说作家。

至于他都写过哪些幻想小说，就不在这里啰唆了，又不是填表格写求职信。

你会以为上面说的都是虚构出来的吧？不是。彭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

这张锹甲画，是他二十来岁时为自己写的一本名叫《西天目山捕虫记》的书画的插图。

怎么样，栩栩如生吧？

如果你愿意把彭懿想象成为一只锹甲，他会对你说声谢谢的。

彭懿

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昆虫专业，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国语教育专业，200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彭懿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宫泽贤治童话论》、《幻想教室》、《图画书与幻想文学评论集》、《走进魔法森林——格林童话研究》、《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图画书可以这样读》……

彭懿是一位优秀的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大树成精，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他的主要长篇幻想小说有：《疯狂绿刺猬》、《我、怪物舅舅和魔塔》、《我捡到一条喷火龙》、《戴牙套的青蛙王子》、《爸爸变成甲虫飞走了》、《小河花妖》、《欢迎光临魔法池塘》、《小人守护者》、《老师，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

彭懿是一位热情的翻译者——他的主要译作有：《晴天有时下猪》、《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安房直子幻想小说文集》、《手绢上的花田》、《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鼯鼠原野的伙伴们》……

彭懿是一位疯狂的摄影师——当他在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人上路浪迹天涯。他去过许多地方，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幻想和诡异、深具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独去青海》、《三上甘南路》、《约群男

人去稻城》、《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他曾作为《旅行者》杂志的特约摄影师，去新西兰拍摄过户外极限运动专辑；去菲律宾爱妮岛拍摄过海岛与潜水专辑……《时尚旅游》杂志对他的评价是：“文字与摄影皆佳的人并不多，可是彭懿例外。”

彭懿还是一位狂热的演讲家——他曾经激情澎湃地讲了两百多场图画书讲演会，甚至讲到了遥远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中华读书报》曾以“一个人一本书和114场讲演”为题，发表过一个整版的文章：“一个人，关于一本书的演讲，他进行了114场，而且，这个在国内绝无仅有的数字还在继续行进；这个演讲，最短是三个小时，最长是六个小时；每场演讲中，有人笑得很大声，有人哭得很大声，就是没有人走动或离开……有人说，‘彭懿的演讲改变了我女儿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改变了我的生活’。”



目录

Contents

“尼斯湖怪”	1
一个雨季失踪了九个男孩	9
我在雨中看到了一双一百年前的眼睛	13
邮差	19
一个叫雨蛙的男孩	23
镜子上面映出了一只苍白的小手	33
Discovery频道摄影师的儿子	37
妖湖出事了	45
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明天了	49
窗外有……鸟	57
我被一只冰凉的爪子拖出了窗外	61
“到家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声音对我说	65

我成了罐头里的鱼	73
鸟羽风暴	77
门被关上了，但……	81
是雨蛙的眼睛	85
镜子里的男孩摸了摸我的鼻尖	89
我不是雨蛙，那我是谁？	95
我像穿过一层薄雾一样，穿过了镜子	101
幽灵男孩连牙齿都闪耀着一种淡绿色的光	107
我们的手贴到了一起	113
我们破了它的魔咒，我出来了	119
湖怪化成了一堆灰烬	127
“可我离不开雨天，我只能活在雨里……”	131
幻想世界里的少年英雄	133



“尼斯湖怪”

我不喜欢雨天。

不喜欢的，还不止我一个人。

我出门的时候，听到妈妈在我身后一个人唠叨着：

“这雨可真烦人，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衣裳一个星期都晾不干，只好用熨斗烫干……”

可我们这个小镇，紧挨着一个名叫妖湖的大湖，不知湖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传说中的妖孽兴风作浪，反正一到夏天，几乎就见不到太阳，不是雨就是雾的。

我们这个小镇叫妖湖镇。

就像不喜欢雨天一样，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太恐怖了。

不，是太妖气了。

听上去好像我们一个个都是妖精似的。

可是没有办法，我生在这里，我还不到离家出走的年龄。

我才十二岁。

关于妖湖，流传着许多可怕的传说。不过，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妖湖可怕，相反，我还挺喜欢它。

这是因为妖湖是小鸟的天堂。

没错，我是一名鸟类爱好者。需要声明的是，我不是菜鸟级的，我爸爸说我是准专业级的。这或许是遗传，我爸爸是一位真正的鸟类学家，他是妖湖自然保护区鸟类观察中心的研究员。

他的那本《鸟类野外鉴别手册》，早就被我给翻烂了。

今天是星期五，下午只有一节生物课。还没下课，我的心就已经飞到妖湖去了。今天我是头一个冲出教室的！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一丢，骑上我那辆山地车就出了门。

我要去妖湖。

还算好，雨不大。

昨天晚上，我听到爸爸给一个姓颜的教授打电话，说湖边飞来了一百多只红胸反嘴鹬。

这是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水鸟。

我查过了，它之所以叫红胸反嘴鹬，是因为它的长嘴

在三分之一处像是被人砸了一锤子似的，朝上弯曲着。

正好今天生物课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回家写一篇观察日记，说写写你身边的生物。我的同桌，一个蠢得不能再蠢的弱智捅捅我：“你说我写写蜥蜴人行吗？”“蜥蜴人？”我吃了一惊，把文具盒都弄翻到了地上，他那张胖脸凑了过来：“我亲眼看见我爸昨天蜕皮变成了一个蜥蜴人……”我还能说什么呢？一点也不幽默！我宁愿和一条绿蜥蜴坐在一起，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同桌。

我要写一篇真正的观察日记，关于红胸反嘴鹬的日记，不光要记下它的体长、鸣声、巢的特征，还要画一张彩色的轮廓图。

拐过那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就是通往妖湖的小路了。

突然，我一个紧急刹车停住了。

我看到一个怪物正要推门而出。

怪物显然也发现了我，他也站住了，就站在玻璃门的里面。

怪物当然不是一个真正青面獠牙的怪物了，是一个男孩，我的同班同学——“尼斯湖怪”！我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湖怪的研究上了，是湖怪学（如果世界上有这门学科的话）的权威。

他坚信妖湖里有一个吃人的湖怪。

在班上，我们两个人被视为两个走火入魔的异类。用绰号叫“女巫布莱尔”的那个女生的话来说，我们两

个人是“中世纪的疯子”！

我还行，至少英文还算突出，还能用拉丁文拼几个鸟名，但“尼斯湖怪”可就惨了，星期四的数学测验只考了五十七分。让班主任大为恼火的，还不单单是他的成绩，他还把他的同桌拉下了水，他的同桌成了一名“准湖怪爱好者”不说，数学测验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今天一到校，班主任就铁青着脸对“尼斯湖怪”说：

“你！坐到最后一排的椅子上去！”

这可是一个空前的惩罚。

“不——”

我听到了一声惨叫，好像一个人被湖怪拖下了水。

是“尼斯湖怪”。

对可怜的“尼斯湖怪”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全班的人都惊呆了。

“女巫布莱尔”一双眼睛恐怖得就好像看到中世纪的一个女巫被绑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了一样。

最后一排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从我上学那天起，不，是从我爸爸上学那天起，不不，还要遥远，是从一百年前起，这个座位上就没有坐过人！妖湖镇的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这是一把被诅咒了的椅子，谁坐上去，不出十天，谁就会消失掉。据说最后一个消失掉的孩子，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左手的手心上长了一颗黑痣的男孩。

一百多年来，那把椅子就那么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这成了一个传统。

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这一定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迷信了，孩子们一定会哄堂大笑，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坐这把邪恶的椅子，但不要忘了，这里是妖湖镇！任何在别的什么地方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这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妖湖镇不是一个正常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我一出生就知道了。

我举起手。

“老师，让我和他坐一起吧！”

“尼斯湖怪”抱着书包走到一半站住了，班主任瞪圆了眼睛。“怎么？”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自愿坐到后边去？那就要再加上一把椅子了。”

“不！”我推了我身边的弱智一把，“是他想坐那把椅子！”

我讨厌我这个同桌。

结果……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如果不是同学们拼命抱住了他，这会儿，我一定是戴着一口假牙在冲“尼斯湖怪”龇牙咧嘴啦。

我没有能够改变“尼斯湖怪”的命运，但班主任答应说，如果下周“尼斯湖怪”的数学成绩能及格，就再把他调回到前面去。

所以，现在隔着超市的玻璃门，“尼斯湖怪”才

会对我说：

“谢——谢——你——”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在玻璃门上拍着。一个店员愤怒地朝他看了一眼，以为他要把玻璃门砸个粉碎呢！

我在脸上擦了一把雨水，又怕他看不清我的嘴，把雨帽也给掀掉了。

我在风雨中不出声地喊道：

“你——还——好——吧——尼——斯——湖——怪——”

他把玻璃门拍得更响了，我看到那个店员气得眼睛都发绿了，推开几个在排队付款的顾客，冲过来制止他了。

“我——没——事——你——呢——努——阿——努——阿——鸟——”

这次是“尼斯湖怪”在不出声地叫喊。

“努阿努阿鸟”是我的绰号。

那个店员站住了，她捂住了嘴巴，她一定是误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先天性痴呆儿。我看到她换成了一副天使般的面孔，又反身折了回去，拿过来一粒糖，慈爱地塞到了“尼斯湖怪”的手里。

“尼斯湖怪”愣了一下，然后就冲了出来。

他把那粒糖朝我抛了过来。

“嗨，接球！”

隔着一条马路，我竟然一把接住了。

我们两个人爆笑起来。

笑到最后，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又在脸上擦了一把，这一回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了！

店员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用“唇读术”在说话。

说起来，这还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

去年夏天，也是一个雨天，我和“尼斯湖怪”被隔在了有轨电车铁轨的两头。尽管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它早就被淘汰了，但至少在妖湖镇，它还会继续存在一百年。有轨电车嘎吱嘎吱地驶近了，它把一切声音都吞掉了，但我却听到了一个声音：“努——阿——努——阿——鸟——”确切地说，不是听见，而是用眼睛看见的，我读懂了站在对面的“尼斯湖怪”的口型。“尼——斯——湖——怪——”我也喊了起来，“尼斯湖怪”也同样读懂了我的口型。

这一发现，让我和“尼斯湖怪”成了死党。

然而，我绝对没有想到，唇读术日后有一天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出来。

这一天已经悄悄逼近了。

我还一无所知。

